



22. AZK | 08.11.2025 仪式暴力与儿童贩运 洛伊斯·萨塞克 包含 7 篇简短报告



“Lois Sasek” 让受害者、证人和专家们发言，他们用简短的时间描绘了“仪式暴力和儿童贩运”这个话题的整体情况。“Sandra Rasch” 和 “Chantal Frei” 作为受害者，讲述了她们在撒旦教派和仪式暴力中的可怕经历。律师“马塞尔·波尔特博士”、警察和刑侦专家“乌韦·克兰茨”、证人“萨宾·麦克尼尔”、受影响的母亲“科琳·伊奥利”和心理学家“安德里亚·克里斯蒂迪斯博士”展示了社会各个领域如何参与这些行为并掩盖真相。他们谈到了社会工作者、警察和法院如何帮助保护犯罪者，并将受害者描绘成骗子。此外，他们还发现了撒旦教、儿童贩运和中央情报局秘密计划之间的联系。只有揭露和关注，才能结束这些黑暗的阴谋。

[洛伊斯·萨塞克的简短传记 (Lois Sasek)]

露易丝·萨塞克是 Kla.TV 创始人伊沃·萨塞克 (Ivo Sasek) 及其妻子安妮 (Anni) 11 个子女中的长女。2006 年，她接管了 "Panorama-Film" 公司的制片管理工作，负责父亲十部大型故事片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自 2012 年起，她还担任 Kla.TV 网络电视频道的制作经理和总协调人。Lois 是一位独特的组织人才。她的巨大优势还在于她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和灵感。当 AZK 还在大礼堂举行时，您可以亲身体验到这一点。在她的协调下，整整 20 吨材料在活动结束后仅用半小时就完成了拆卸和装载，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

同样，她还从数百名 Kla.TV 志愿者中组建了一支强大而热情的团队。13 年来，它每天都在播出自己的节目，目前已在 195 个国家用多达 80 种语言播出。

了解 Lois 的人都知道，她对所有弱势群体和受苦受难的人怀有博大的胸怀。尤其是众多撒旦仪式暴力受害者的命运让她深受震撼。

为了给这些人发声，让大家知道他们遭受的罪行，Lois 除了在 Kla.TV 忙得不可开交之外，还成了好几部大型纪录片的编剧——比如《血腥邪教》的前三部。这些电影已被观看了数百万次。在这些作品的鼓励下，无数受害者敢于迈出这一步，将自己的苦难故事公之于众。今天，Lois 与其中许多人保持着个人联系。她的最新电影《1024 名仪式暴力幸存者，潮水不会停止！》一周前以 30 多种语言上映。

[洛伊斯 (Lois)] 是的，亲爱的观众们，在第 22 届 AZK 的第一部分，我们了解了我的父亲伊沃·萨塞克 (Ivo Sasek) 所做的巨大研究。他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行了调查。每晚都是如此。许多夜晚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在 "Vetopedia" 第一个板块结束时，我的哥哥埃利亚斯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一张大的世界地图上查看和核对这些秘密组织基金会。我们已经深刻地看到，这个世界是如何在各个领域被这些秘密组织所控制的。在高级共济会的魔掌中，它表面上表现得非常人道和友好。然而，在最高程度上，我们从他们自己的口中听到，从他们自己的著作中读到，撒旦/路西法对他们来说就是上帝，《圣经》中的上帝和耶稣就是魔鬼。任何错过 AZK 第一部分的人都应该听听我父亲伊沃·萨塞克的演讲，作为第二部分的基础。因为现在我们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撒旦是神的后果是什么？你可以这样想：“上帝是谁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是，这些真正视撒旦为神并对其顶礼膜拜的人，他们的作品是什么呢？如前所述，近年来我发表了数百份撒旦教受害者的报告。我倾听了他们的声音，与他们交谈过，读过他们的报告，看过他们的电影，他们都证明了我父亲今天上午所揭露的一切：这些残忍的儿童祭品等等 我没必要再重复一遍了。请务必听一听这篇演讲，并观看这些影片，其中的受害者一对一地证实了这一切。例如，高级共济会植根于纯粹的撒旦主义。但是，这些受害者亲身经历了撒旦成为“上帝”、撒旦被崇拜、撒旦被召唤的含义，就像我们从 33 级共济会会长亚瑟·爱德华·怀特那里听到的那样 [Arthur Edward Waite]。这是

理论。在实践中，受害者见证了可以想象的最大恐怖，人类所能经历的最残酷的事情。这就是撒旦教的核心含义。我说，每个涉及这个话题的人都会走到尽头，因为它是如此残酷，因为撒旦主义与构成上帝的一切，与我们认为美丽、美好、我们称之为和平、光荣、可爱的一切，与我们认为或感觉到的神圣或天国的一切截然相反。反过来说，你就会看到残忍、暴力、破坏，甚至残害。对于我们这些真诚的人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我的最新影片中，您也可以看到“瑞士撒旦教会”（Swiss Church of Satan）在其频道上公开展示这些暴行。这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吗？这对我们的心情不好，会让我们非常沮丧，我们必须关注光明的一面。是的，我们就是光明，没错，光明就是这些暴行的垮台。但如果我们不直面地球上掌权者究竟是怎样的人——正如我们今天所证明的那样，正如爸爸所证明的那样——如果我们不直面世界统治者最高层中这种深不可测的邪恶，那么我们将继续恐惧他们的流行病、他们关于气候的呐喊、他们煽动的战争。我们阅读他们肆意篡改的报纸，我们将无助地看着他们进一步破坏我们的环境，看着他们掠夺土地和财产，看着他们掠夺贫穷的国家。我们看他们的电影，听他们的音乐——“Trallalla, Didelidei”——讨论 mRNA 疫苗到底是好是坏，化学烟雾是否存在，太阳是否应该被遮挡，还有多少 5G 天线和 Starlink 发射器应该被送到太空。我们看着数百万个类人机器人被释放到地球上，看着我们即将被这些人工智能所取代等等。但是，只有当我们深入到章鱼的头部，只有当全人类都明白是什么疯子统治我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作品是什么，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撒旦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摆脱这些枷锁，才能像爸爸说的那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摆脱这些枷锁。然后，我们都将站起来。然后，我们将一起向它扔光，结束这种疯狂，因为光比黑暗更强大，因为上帝比撒旦更强大。因此，我想先介绍两位撒旦教受害者，他们幸存下来，逃脱了撒旦教仪式中的虐待和变态的暴力行为。然后，我换成专家，换成同一主题的证人，由他们告诉我们背后的情况——直到军方等等。我们需要关注那里，才能了解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没有图片展示，但我们还是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撒旦教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将展示解决方案，即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说，如果有人完全无法承受，那么他们可以侧坐一会儿，或者在中间捂住耳朵，如果有必要的话，如果太激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不会说得太详细。但我们仍然必须谈论它。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人们经历了我们现在用两三句话就草草听完的事情。因此，我赞成现在就正视这个问题，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就转播到 Sandra Rasch 的报道。她出生在一个撒旦教家庭，她根据自己的经历举例说：“最高级别的共济会员绝对是撒旦教徒”“他们的神是一个黑神”“他将自己置身于我们的宇宙之中”“让一切变得黑暗”播放视频

[桑德拉·拉施的简短传记]

桑德拉·拉施是德国的一名仪式性虐待幸存者。

她和姐姐 Antje 在一个撒旦教家庭长大。他们从小就被卖给恋童癖者，受到严重虐待。桑德拉和她的姐姐不得不参加许多撒旦仪式。曾发生过献祭和食人行为。

两姐妹被有计划地分开，因此断绝了联系。在莉兹·维斯克斯特劳赫（Liz Wieskerstrauch）根据吉多·格兰特（Guido Grandt）的研究拍摄的电影《地狱生活》（Höllenleben）中，桑德拉（Sandra）和安蒂（Antje）分别详细描述了相同的仪式，而她们之间并未事先商量过。此前，他们十年间未曾联系过。他们两人都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这段经历，这段经历与安特耶的仪式性分娩有关，在分娩过程中，孩子被杀害了。

电影 "Höllenleben - Der Kampf der Opfer: Rituelier Missbrauch in Deutschland" 于 2003 年在德国广播公司播出。其中，受害者报告了撒旦仪式的虐待行为。他们说出了仪式虐待的地点和实施者。

不过，这部电影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警方在几年后结束了调查。没有人因这些可怕的行为被绳之以法，更不用说定罪了。显然，对这些残暴罪行的调查和法律处理是不受欢迎的。该影片已被从 ARD 媒体库中删除，现在只能在私人账户上找到。公共服务媒体与撒旦仪式虐待的澄清保持距离，甚至嘲笑受害者，如 ZDF 的 Böhmermann 或 SRF 的

Rehmann.

桑德拉-拉施 (Sandra Rasch) 现在是一名专家，专门为经历过仪式虐待或其他严重创伤（如恋童癖、强迫卖淫、精神控制、虐待、强奸和忽视）的人提供治疗支持。在她的网站 raschheilen.de 上，受影响的人可以注册，处理他们的创伤经历，释放他们的内在光芒。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在你放弃之前：克服创伤、仪式虐待和精神控制》

我已经看到桑德拉了，你能听到我们吗？[桑德拉点头]太好了是的，你好，亲爱的桑德拉 今天，您能出席第 22 届 AZK 会议，我们深感荣幸！

Lois 是的，你好 [洛伊斯]。能够来到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

[Lois]非常感谢。是的，您的妹妹安杰在电影 "Höllenleben" 中很受关注。但你也出生在撒旦的血统中。你经历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告诉我们关于撒旦教的什么信息？

[桑德拉] 嗯，这部电影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童年时的关系。但是，我想说清楚的是，在这样一个撒旦教派中，生活是什么样的，因为我意识到，非常非常多的人根本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的。事实确实如此。你生活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虐待的层面，另一个是--这些被报道的孩子和我一样，生活在日常的层面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你总是害怕。这是一个持续的、永久的 "当心位置"，因为你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想法、感觉和言语。他们会观察你的外表，也会测试你是否表现出正确的行为。它们控制着友谊、人际关系、你在学校的表现以及和谁一起上学。他们控制着一切，是的，几乎控制着每一次呼吸。如果你偏离了这一点，比如，如果你有一段友谊，而这段友谊变得过于亲密，它就会被分开。绝对无法逃避。他们在心灵中，观察思想、神情、感觉，观察整个存在，他们得到了一切。更重要的是，孩子们是这个邪教的绝对财产。他们就像被画出来的一样。

[Lois]你在教派中的实际经历是什么？

[桑德拉] 我的经历--这几乎是我第一次真正谈论自己，因为以前我总是热衷于谈论治疗。但我想我现在可以做到。所以，我每晚都被带走，给我吃药没错我头上套着袋子，被载到那里他们很早就给我注射了激素。因此，我没有经历正常的青春期，而是接受了激素治疗，并被有意地怀孕了。它们是在不同阶段从我体内取出的。我知道，我曾怀过一个孩子，它本来是可以存活的。其中一个孩子被从我体内取出，我当时还在流血，这个孩子的皮肤就在我眼前被剥了下来。我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才想出如何与它共存。然后就是这些受保护和不受保护儿童的问题。人们总是说："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但恰恰是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有意识的怀孕。还有大量的儿童--真的有几十万--住在棚子里、笼子里、隧道里，他们在某个地方受到照顾。有时，我不得不照顾孩子们，以便他们能以某种方式存活下来，他们被虐待、被带走、被利用，直到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起作用。然后，他们要么被献祭，要么被卖掉器官，或者--我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他们真的什么都用在这种高度创伤的状态下提取肾上腺色素 (Adrenochrom)，以及持续的高强度创伤，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肾上腺色素随后通过抽血提取）。身体根本无法长期承受这种压力。

我还经历了：他们也会给孩子们举行入教仪式（注：接纳进入一个团体或进行入教仪式）。有一次，我被放进坟墓里，人们开始用土掩埋。于是，一个孩子躺在坟墓里，其他孩子必须对邪教唯命是从，活埋另一个孩子。是的，这是一种 "入教" 仪式 (initiation) [引入或接受一个团体、角色或特殊地位，通常与仪式或特殊行为有关]。而我曾经是躺在坟墓里的那个人，并被提早取出，得以幸存。当我长大后，不再适合童妓时，我就被卖淫了。我被训练在男人面前跳舞，然后他们选择了我。为了锻炼身体，我穿上了一件内有针刺的全身防护服。如果我还不愿意，他们就把衣服穿在我身上。所以你可以想象，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残忍。另一点需要考虑：儿童受害者数量非常非常多。这实际上也是为了将儿童变成施害者！存在一种心理操控，让儿童选择谁该死。他们必须做出决定，他们总觉得自己做错了决定，总觉得自己应

该受到责备，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他们却永远无法拯救任何人。在我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也被塑造成了一个行凶者，不得不切开一具尚有余温的尸体。我是被手引导着取出心脏的。他们几乎对在场的每个人都这样做。

[露易丝]是的，我已经听了很多次了！

[桑德拉]是的，没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小孩子在三岁的时候会举行撒旦婚礼。是的，我也经历过，你真的穿上黑色婚纱，戴上面纱，结了婚--当然，然后就是一场集体狂欢。

[露易丝]嗯。

[桑德拉]是的，没错有一次我被带到比利时，就像杜特鲁的案件一样，孩子们在黑暗的房间里等待--没有窗户，漆黑一片，完全破旧不堪--直到他们被带走，被占有，被利用。那是非常残酷的。我记得我成年后有一次开车穿越比利时。我说："只在高速公路和有灯光的地方开" 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去那里，因为比利时真的非常残酷，而且真的是直达皇室高层。因此，它总是直达顶端。这里有等级制度和许多层次。这种大规模的滥用权力行为只是在下层，但某些事情是来自高层，由高层精心策划的，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经济因素。

[洛伊斯 (Lois)] 你也看到那里有高层（领导）吗？

[桑德拉]是的。

[洛伊斯] 好吧。

[桑德拉] 这是关于灵魂的。这样做的人没有灵魂，或者灵魂是黑色的。它们往往只是意识，只想占有、改变或杀死灵魂。

[露易丝]粗俗，是的。

[桑德拉]因为那是地球之光。

[露易丝]是的，非常感谢你的坦诚，桑德拉，感谢你与我们谈论和分享。我们从其他受害者那里了解到，这并不容易。对他们来说，谈论这些可怕的经历是一大步。这太可怕了。感谢你在第 22 届 AZK 会议上首次与我们分享了这些世人尚不知晓的细节。每次都让我感到震撼。正如你现在再次解释的那样，这种撒旦意识形态简直邪恶至极。

但你也可以说，人们对撒旦仪式虐待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这些暴行也越来越多地被公开，因为越来越多的暴行被曝光。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位所谓的仪式暴力受害者"代言人"，她就是律师埃伦-恩格尔。她在公众场合非常活跃。不过，她说，你不能相信受害者所说的一切，尤其是在涉及杀害婴儿的时候。她从未在受害者作证的地方发现过儿童失踪的报告。或者说，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儿童失踪的报道，所以不可能是这样。作为受害者代言人，她把受害者描绘成不值得信任的人。对此你怎么看？

[桑德拉]难以置信，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表面上根本没有报道--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他们真正生活在秘密之中，生活在虐待之中，从未见过阳光--他们勉强维持生命，被折磨致死.....--我不想说--被折磨致死。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最高层，他们有最好的掩盖机制。当时我们有一个 Soko [特别委员会，专门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相信我们的那个委员会立即被撤销了。其中一个人在审问我时一直在笑。他们故意掩盖真相。很多人都在谈论魏维尔斯堡 [Wewelsburg]。是的，我也去过那里但他们说那里什么也找不到 那里有犯罪现场清理员，如果有警察说："我们什么也没发现"，那就完了。问题是，孩子是最大的商品。

在器官方面--他们用胎儿制造药膏、化妆品和各种东西。性旅游是最大的问题。是的，她们被贩运和贩卖，而这一切都被掩盖了，是公共政策下的一个独立组织。

[洛伊斯] 哇，是的，谢谢你的解释。在四部以仪式暴力为主题的纪录片中，我总共描述了 1024 个幸存者的案例。同样的报告不断从不同的国家传来，一次又一次。来自讲不同语言的受害者。但是，所有报告中最一致的说法总是，相互之间关系密切的高层人士参与其中。埃伦-恩格尔的说法也与这些说法相矛盾，因为她说，没有任何犯罪可以完美到不引起公众注意的地步。作为目击者，你怎么说？你是否也看到了高层人士？

[桑德拉]是的，在比利时。我看到它一直延伸到山顶 我有一些客户也见过高层人士。关键是，这个网络--有医生、助产士、律师、警官、法官、政治家、公务员，应有尽有--拥有如此复杂

的基础设施，就像我们正常基础设施下的第二个网络。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他们是如此团结，掩饰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正常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艾伦 [Ellen Engel]-恩格尔没有看那里。认为有人会看到这一点未免太天真了。青少年福利机构为恋童癖者提供中介服务。当时，我的妹妹去了青少年福利机构，讲述了发生的事情。但没有任何行动。每个受害者都被赋予了沉默的外衣这是最深层的生存机制。但整个社会的程序都是为了压抑和逃避。当精神病人去诊所看病时，他们不会得到治疗，而是被告知：“哦，别看得那么深，你的病情会再次恶化”。回避无处不在。所以很明显，他们不想去看它，他们说：“哦，不，我只是在想象，这不是真的，一切都很好”。这已成为一种社会程式化的机制，近年来由于冠状病毒的影响，这种机制变得尤为强大。多年来，他们已经在这些邪教中的儿童身上试验过这种方法，现在他们正在社会上实施这种方法。

[露易丝]是的。

[桑德拉] 这就是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的基础，无处不在。

[桑德拉] 现在他们知道怎么做了。媒体就是大众催眠 是的，所以那里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洛伊丝] 是的，谢谢你的解释，亲爱的桑德拉。

[Sandra] 很高兴。

[Lois] 我祝愿你充满力量，并在你为受害者提供治疗工作的过程中获得祝福。

[桑德拉]好的，谢谢。

再见 桑德拉 再见 谢谢

我们现在想转到 Chantal Frei。她还谈了很多关于这些高层纠葛的问题。她也是仪式暴力的幸存者。让我们来看看她的简短传记。

[尚塔尔-弗雷简历]

尚塔尔-弗雷是一名瑞士妇女，也是仪式暴力的幸存者。她非常希望提高人们对撒旦仪式暴力的认识，让公众了解这一问题，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其害。

尚塔尔在年幼时被绑架，落入一个残忍的撒旦邪教的魔掌。在那里，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她每天都要经历身体、心理和性方面的仪式暴力。她的教父是一名撒旦崇拜者。该邪教组织为崇拜撒旦而进行儿童献祭。她从小就作为性奴隶受到各种团体的虐待。年仅六岁时，撒旦信徒就决定把她训练成一名“黑暗之母”（这是光照会女方等级制度中的第三级（共六级））。这意味着她必须照顾邪教中的其他儿童，并让他们做好进一步遭受虐待的准备。她不得不参加无数残酷的仪式和献祭活动。长期以来，她对自身黑暗的一面一无所知，因为酷刑导致她患上了人格分裂症（简称：DIS）。30岁时，她经历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崩溃。随后，她对可怕经历的记忆又慢慢回来了。多年后，她终于成功脱离了邪教，并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如今，尚塔尔接受采访，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她说出了许多参与仪式或积极参与仪式的肇事者的名字。据她介绍，这些人包括许多名人，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西班牙国王费利佩、热拉尔-德帕迪约、汤姆-克鲁斯和比尔-克林顿。

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两本书，书名分别为《我说！》和《我问》。

2023年，她发起了“仪式虐待的50种声音”项目。在50voices.org网站上，50位幸存者讲述了他们遭受撒旦仪式暴力的亲身经历。是的，我想我们有联系。你好，亲爱的尚塔尔，很高兴你今天能来到我们这里。

[Chantal] 你好，亲爱的 Lois，非常感谢你的邀请。我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Lois]太好了，谢谢。亲爱的尚塔尔，当人们听到“记忆”只是逐渐恢复到这种可怕的经历时，他们通常会直接关掉：“这不可能这种可怕的事，发生了你就知道了。”你对这些人怎么说？

[尚塔尔]是的，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但我不得不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你会“忘记”真正坏事。- 所以可以说，你在日常生活中会“忘记”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因此，我想告诉大家一些我们都经历过或听说过的事情。比方说，有人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车祸。通常--不一定，但

通常--在事故发生的那一刻，人会将这一事件--这种情况--分离开来，因为它非常糟糕，在那一刻无法融入其中。

[Lois] "分离"是什么意思？

[尚塔尔]拜托？

[Lois] "分离"是什么意思？

[尚塔尔]也就是说，正在发生的事件是在你之外发生的。因此，你无法将它融入自己，无法在当下处理它。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它还是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过程被称为 "分离"。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类、所有人类根深蒂固的生存策略。然后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所谓的梦境记忆。梦境记忆是在非常非常糟糕、戏剧性的事情发生时形成的。直到很久以后--通常，有时是几天、几个月，或者在我的情况下是几年以后--它才真正浮出水面，也就是说，当围绕它形成的失忆症--也就是失忆--再次慢慢崩溃，记忆慢慢恢复时，它才重新回到记忆中。然后你有能力或空间慢慢处理。然后你会再次想起它，甚至是在多年以后。

[Lois] 然后突然间，所有的细节和一切都又回来了，你记起所有的事情了吗？

[尚塔尔]是的，它会出现。所以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篮子 所有不好的回忆 戏剧性的经历 都被扔在了里面 因为说到仪式暴力--这正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有太多戏剧性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只是被扔进了一个大篮子里。你知道，这就像洗衣服一样，一个记忆出来，然后又是另一个，一开始根本不连贯，所以没有任何指导原则。因此，它们就像拼图的一小块一小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把它们拼在一起。但是，这块拼图虽然细节丰富，但如果还没有把其他拼图拼起来，可能就无法理解这幅图的含义。

[Lois] 好吧。是的，这真是难以置信。然后，你经历了如此可怕的事情，人们却不相信你--因为这种人格分裂、记忆压抑、失忆症的存在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你们这些幸存者不被相信还有其他障碍。这就是事件本身的不可思议之处。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说过这样的话，肇事者甚至当着他们的面说："没人会相信你，这听起来太疯狂了"。吉多-格兰特 (Guido Grandt) 最近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罪犯装扮成米老鼠虐待儿童。当孩子说起这件事，并说 "米老鼠强奸了我" 时，当然没有人相信孩子的话，而肇事者却笑得前仰后合。是的，尚塔尔，我要给你播放一段 "撒旦恐慌" 运动的视频短片。因为他们在那里谈论你。就是这个运动说撒旦仪式暴力并不存在。受害者只是想得到关注，编造出这一切，或者被治疗师等说服。让我们听一听。

"Chantal Frei——简单来说：有很多她的视频，我们曾在一次活动中公开播放过其中一段。我总是只给人们看这段：因此，她说自己在巴塞罗那大教堂的一次撒旦仪式上受到了 "三大男高音" (由歌剧演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卢西亚诺-帕瓦罗蒂和何塞-卡雷拉斯组成的三人组合) 和彼得-亚历山大的亵渎。关于此案，我想我无需多言。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Lois] 好吧，亲爱的尚塔尔，你和你的故事只值得这个委员会花 30 秒钟的时间，然后他们就把它打上了勾。不可能是 "三个男高音" 和彼得亚历山大应该在巴塞罗那大教堂里仪式上强奸你。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刚才和 Sandra Rasch 讨论的话题。- 绝大多数幸存者都说有知名人士和精英参与其中，他们在国际上关系密切，会互相掩护。所以，尚塔尔，你有超过 30 秒的时间说点什么。

[尚塔尔]是啊，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太匪夷所思了 太不可能了 因此，这实际上超出了正常的框架，你真的很难相信这一点。没错，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会经历这些，你会被一遍又一遍地灌输："如果你说出来，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因为没人会相信你" 这真是一条毯子。因此，这就像是对犯罪者的一种保护，这也是他们最大的武器之一，他们组织的活动是如此巨大，远远超出了范围，以至于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只是过着普通生活的人--你很难想象。是

的，但事实就是如此。首先，我想明确地说，我不在那里，我也不会谈论我的经历，这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人相信我。如果（Bernd Harder）不相信我，那么他也不必相信我。但我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在听到这样的话时质疑自己：如果这是真的呢？真的，我可以向所有正在收听和收看这个节目的人保证，如果你们踏上这条路，你们会很快意识到，不幸的是，这仍然是事实。不幸的是，不幸的是。为什么，唉？因为就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彼此交谈的时候，有一些孩子正在经历这些。如果我们不站起来看看，只是一味地说：“哦，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些孩子就会继续经历这些。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有责任去关注--我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经历过--我真的想鼓励人们去关注。是的，你真的会发现这是真的证据。

[Lois] 是的，谢谢你，Chantal。您想简要介绍一下您在巴塞罗那的经历吗？Bernd Harder 已经驳回了它，因为它显然是不可能的。

[Chantal] 是的，嗯，当时的巴塞罗那就是这样——我当然怀疑，一些有名望的人租下了或直接包下了整个“圣家堂”（巴塞罗那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它就位于市中心。- 那是在 4 月 30 日，4 月 30 日是撒旦的生日，人们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仪式。因此，一方面是撒旦的生日，另一方面是我完成了所谓的“黑暗之母”培训--我们以前听说过。在这一仪式中，我还被名人--[Bernd Harder]正如贝恩德-哈德刚才所说--“三大男高音”和彼得-亚历山大--强奸了。“三大男高音”，那时他们还不叫“三大男高音”。因此，那时他们还在进行单独的表演或音乐会。但在当时，他们会在某个时候走到一起已经是一个问题了。我在此类活动中屡次听到这样的话，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他们有什么计划。所以他们三个都在那里，只是后来才走到一起。在一些地方，人们，即知名人士，受到邀请，而这些人当时可能还不是那么知名，情况也是如此。但正是因为他们参加了这样的仪式，他们才被承诺会得到事业上的回报。我想这就是“三个男高音”的情况，因为我认为他们是在两三年后成名的。

难以置信 是的，如果不是成百上千的人在发表完全相同的言论，你真的不会相信。正如我提到的，我刚刚在我的纪录片中处理了 1024 份幸存者的报告--这完全是残酷的。2022 年仍有 27 份受害者报告，2023 年已有 111 份幸存者报告，2024 年已有 247 份，今年又有 640 份新报告。这是一条指数曲线，这股潮流永无止境。这就是为什么我父亲有了 Vetopedia 这个绝妙的想法，这样仪式暴力的幸存者就可以在 Vetopedia 上注册。这就像维基百科，但它是一个自由百科全书，汇集了反对意见。所有这些报告都可以在一个大型国际数据库中收集和展示。这个平台已经有 21 种语言版本。尚塔尔，我看到你已经注册了。我觉得这很好。您想简要地告诉其他幸存者和我们如何注册，还是想向我们展示您的参赛作品？

[尚塔尔]是的，我很乐意。在“仪式暴力”项下，有简短的证人报告。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输入证人报告”，然后可以回答各种问题。首先，简要讲述您的生平事迹，还要讲述您经历过的犯罪现场、国家、您看到的罪犯--如果您想输入这些信息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我真的想鼓励所有敢于参赛的幸存者。您也可以匿名输入。这实际上是为了发出我们的声音，表明：“你好，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在这里。我们正在大声疾呼，我们不会停止，直到我们的声音被听到”。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们仍然被绝大多数人忽视。这也是尽量减少这种--这个词怎么说来着？

Lois: Vetopedia

[尚塔尔]是的，没错。这是一种真正坚持下去的方式--如果你报名参加，对自己没有任何危险--继续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希望鼓励这样做。

[Lois] 很好，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和报名。您也可以在 Vetopedia 上输入资料来源。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您的两本书，您可以在这里订购。您还可以上传视频。这就是 Vetopedia 的特别之

处，它的资料来源是有保障的，因为许多关于仪式暴力的视频不断从互联网上消失！对于许多其他受害者，我们已经将这些视频保存在 Vetopedia 上，而它们在其他平台上已经消失了。是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亲爱的尚塔尔，感谢你站在那里，不顾所有这些攻击，一往无前。现在，你又带着 Vetopedia 继续前进！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谈话。

[Chantal] 非常感谢你们对仪式暴力幸存者的承诺和支持。非常感谢

[Lois] 不客气

现在，我想转到 Marcel Polte 的话题，他接触过许多仪式暴力幸存者，并揭露了这些罪行。播放视频。

[Marcel Polte 的简短传记]

Marcel Polte 博士在完成法学学业后，曾在国际律师事务所担任商业法律领域的律师长达 15 年之久。今天，他仍然继续从事律师工作。除了律师工作外，他还曾作为心理治疗师经营过一家诊所多年。通过这项活动，他在 2017 年接触到了撒旦仪式虐待这一主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通过研究和与撒旦仪式暴力幸存者的多次接触，出版了三本书：《黑暗新世界秩序》第 1 卷和第 2 卷以及《山姆大叔：来自君主精神控制地狱的内部人士记述》。他的著作具有深入研究和广泛参考的特点。他还为仪式暴力幸存者的出版物撰写了前言，以示支持。他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展示邪教中的撒旦仪式暴力与中央情报局等秘密机构的精神控制计划之间的联系和应用。残忍的酷刑和虐待被用来制造儿童和青少年的分裂人格，并对他们进行相应的调教。

[Lois] 你好，Marcel Polte，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Marcel] 是的，我听得清清楚楚。

[Lois] 很好，欢迎您来到第 22 届 AZK 会议。很高兴你能来

[马塞尔] 谢谢你，露易丝。

[Lois] 您已经听过 Sandra Rasch 和 Chantal Frei 在第 22 届 AZK 上的简短演讲。您自己也与无数幸存者打过交道。您能否用简短的文字概述一下您在关于撒旦仪式暴力问题的著作中所揭示的内容，以及您关于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参与其中的文件证据？你能说说 MK 超精神控制之类的东西吗？您能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 MK 超精神控制吗？

[马塞尔] 好的，我很乐意。我会的。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将桑德拉和尚塔尔的报告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解读。仪式虐待和精神控制[控制思想或行为]恰恰是一种系统性暴力，它不仅包括个人行为，而且蕴含在更大的结构中。在破坏性的邪教、秘密军事计划和跨代运作的网络中。多年来，我一直在调查这一军事-撒旦情结，并记录下这些领域是如何相互渗透的。我的著作总结了这些发现。所有资料来源和参考文献均可在此找到。我在下文中的介绍的内容是以尚塔尔和桑德拉等幸存者的证词为基础的，同时也参考了治疗师撰写的大量其他专业文献、发布的政府文件和国际研究成果。必须指出的是，仪式性暴力不仅仅是宗教妄想或虐待狂行为。这些都是遵循神秘学或撒旦信仰体系而蓄意策划的暴力行为。而在邪教家庭中，正是这种议程代代相传。儿童从一出生就被迫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同时也扮演着施害者的角色。正如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他们遭受折磨和虐待，被迫杀死动物甚至人。这背后有三个目的。第一，摧毁人格。极度的创伤使受害者的心灵支离破碎。其次，在此基础上，塑造出可控的人格部分，即所谓的“分身”或内在部分，然后执行特定的指令。第三，同样重要的是，通过人为地制造受害者的负罪感、恐惧感和忠诚感，建立与犯罪者的联系。这样，受害者从一出生就被束缚在这些邪教结构中。数十年来，创伤研究一直在描述这些机制。米凯拉-胡贝尔（Michaela Huber）和艾莉森-米勒（Alison Miller）博士等德国和国际专家证实了这种强迫解离模式[心理

上的关闭或分离--例如恍惚感、不真实感。这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性反应，通常发生在压力过大或需求过多的情况下]，在仪式暴力的受害者身上经常可以观察到。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仪式暴力的存在不仅可以从证人的证词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数据中得到证明。

2005 年和 2007 年，"仪式暴力工作组"对德国的心理治疗师进行了多次调查。共有 200 多起案件被列为可信案件。其中包括 42 起凶杀案报告。而"犹他州仪式虐待特别工作组"早在 1992 年就证实了美国类似的结构。最后，除其他外，还有德国"儿童性虐待独立调查委员会"(UKASK) 2016 年的研究报告。它再次评估了来自德国的 174 名社会心理专业人员的经验，这些专业人员表示他们曾为有组织暴力和仪式暴力的受害者工作过。其中，69%的案件与撒旦团体有关。这些数字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谈论的不是个案，而是一种在国际上反复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早在受到公众关注之前就已在专业领域得到承认。

要了解仪式暴力的这些机制，还必须了解精神控制的历史方案。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启动了 MK-Ultra 项目。这是一项操纵人类意识的研究计划。MK-Ultra 包括 140 多个子项目，在这些项目中使用了药物（主要是迷幻药）、催眠、电击、剥夺睡眠和剥夺感官（即剥夺刺激）等手段。而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对思想和行为的控制机制。关于 MK-Ultra 的官方文件中仅有暗示，但许多幸存者在仪式中将其作为真实经历进行了报告。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使用同样的技术、同样的目标，有时还使用同样的作案团伙。当然，还有 MK-Ultra 计划本身的幸存者，该计划现在被称为"君主计划"。玛丽-斯帕罗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发言可以在"50 个仪式虐待的声音"网页上找到 (<https://www.50voices.org/>)。还有凯茜-奥布莱恩和凯蒂-格罗夫斯。1995 年，MK-Ultra 的幸存者就已经在华盛顿特区的"人类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作证--这一点也很重要。你仍然可以找到协议。这些都不是新想法。关键的一点是，仪式暴力和 MK-Ultra 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它们被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作为权力和控制体系的撒旦主义。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也能找到相同的基本原则，即彻底征服个人、通过极端暴力手段实现非人化，以及创造工具，即执行命令而事后不记得的人。早在 1992 年，心理学家科里登-哈蒙德博士就在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所谓的"格林鲍姆演讲"，公开谈论了这些联系。他描述了撒旦邪教和特工计划是如何携手诱导分离[心理上的关闭或分裂--例如恍惚感、不真实感。这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性反应，通常由压力或过度要求引起]，并为受害者的某些任务设定这些人格结构。因此，许多幸存者还报告说，犯罪者既有军人和特工人员，也有邪教成员--换句话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有同一意识形态的两面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迈克尔-阿基诺中校，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名字，他也是赛特神庙的大祭司。

[Lois]完全的撒旦主义者，是的！

[马塞尔]可以说，这种控制的基础是解离、分裂。通过极端的、大部分是反复的创伤，意识最终分裂成单独的部分。然后，这些内在部分会被施暴者赋予新的身份、任务和触发器。

并非常简要地介绍最重要的方法、如何运作、如何实现。这包括通过酷刑、疼痛、虐待、电击或溺水等濒死体验进行"创伤诱导"，以及催眠和暗示。整个过程与符号、数字或一系列字母（如"字母代码"）结合在一起，然后剥夺刺激，例如在水箱或密室中，类似于《怪奇物语》系列中的描述；灵感来自真实实验。通常，会让人产生药物依赖/毒品依赖的物质会和电击疗法一起用，这样可以提高人的易受暗示性，也就是易受影响性。此外，还有通过仪式进行的编程，犯罪者在仪式中模拟精神层面，以便将这种超自然的权力结构植入受害者体内。在研究中，我将这些机制与已公布的 MK-Ultra 文件进行了比较。可以说，这些基础知识都有非常清晰的记录。

许多受害者报告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所谓的自我毁灭或自杀计划，其目的是永久控制受害者并防止以这种方式进行任何披露。然后，这些程序会被触发，如关键词或符号、某些声音或音乐，或与某些人或机构的接触，例如在治疗过程中。因此，当受害者谈及自己的经历时，他们会突然开始恐慌或伤害自己，因为内心的某个部分已经被设定为保护真相。这些内部机构的其他角色是报告者、惩罚者或程序员。

[Lois]马塞尔，我能打断你一下吗？

[马塞尔]乐意之至。

[Lois]我们看到音乐家和演员都自杀了。然后你总会想“他们现在成名了 他们有钱了他们为什么要自杀？”这和所谓的“自杀式洗脑”有什么关系吗？他们是不是想把一切都说出来，然后这个洗脑计划就突然启动了？

[马塞尔]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尤其是对于名人，人们会说，正如你刚才提到的：“他们拥有财富，拥有关注，他们其实应该感到幸福，即使其中肯定会有一定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有人似乎想把一切都说出来时——可能会触发此类程序。当然，事后很难证明这一点。不过，我认为这些只是个别情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对于那些已经表示要谈论事情或已经解决了某些关键问题的人来说。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背后可能另有隐情。你不禁要问自己：“这些杰出的‘名人’[名流]究竟有什么巨大的内心冲突，最终导致了自杀？然而，这会导致更深或同样深的圈子，你不得不问自己：“这种名声的代价是什么？因此，是否会出现良心冲突，或者是否存在超越我描述的这些精神控制技术的机制，以在非常深层次上奴役这些人？这将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Lois] 谢谢，很好，是的，

] [Marcel]是的，让我们从自杀计划谈起。也就是说：这些幸存者不仅来自德国，或者像尚塔尔-弗雷（Chantal Frei）一样来自瑞士，还来自许多其他国家，如英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和瑞士。原则上可以说，世界各地都有类似模式的报告--简单归纳一下。在大多数情况下，肇事者是家庭。其中提到了私人别墅、教堂、地下房间、军事设施和森林等犯罪现场。此外，还有精神控制、贩卖人口、儿童色情制品、卖淫和所谓的“鼻烟电影”（将谋杀、自杀和类似的暴力事件录制成逼真的电影，用于娱乐目的），以及发生此类事件的地方邪教与国际网络之间的联系。这些结构与有组织犯罪重叠，也与国家或军事领域重叠，在国家或军事领域对人进行试验。

尚塔尔-弗雷（Chantal Frei）提到的一个例子是与位于达姆施塔特的美军基地“匕首综合体”的联系，她在那里有过这样的经历。例如，凯茜-奥布莱恩还将美国的许多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设施列为犯罪现场。

[Marcel] 在我的著作《山姆大叔》中，我分析了凯蒂-格罗夫斯的陈述，她在视频中报告了她在所谓的“鼻烟工厂”的经历，在那里制作的是杀害儿童的影片。她描述了这些儿童是如何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地下设施中被系统地虐待、折磨和杀害的。根据她的陈述，该设施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之下，据说中央情报局经营着一个国际儿童贩运团伙。她委托进行的一项“遥视实验”实际上能够毫无疑问地证实这一设施的存在。尽管除了“遥视”之外，这些说法很难得到证实，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在许多细节上与其他幸存者的模式相吻合，尤其是与仪式元素、军事背景以及复杂的编程方法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互不相识的幸存者会说出相同或特定犯罪现场或犯罪者的名字。

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向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所谓的 FOIA 申请，即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申请信息。然后，我要求交出与上述 MK Ultra 幸存者凯茜-奥布莱恩有关的所有文件。中情局的回答非常有趣。其内容如下：“文件的存在与否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质疑。这些文件的存在与否目前是自行保密的，因此受到保护，不得公开”。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个答案，就会发现它的官方说法是：“.....”：“显然是有档案的，但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不能公开”。否则，他们只会说：“没有找到记录”。所以“什么都没有”。例如，与凯茜-奥布莱恩有关的任何事实都有力地表明，她的故事是有道理的。

除了心理和技术层面，还必须指出，精神-意识形态背景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犯罪者将自己视为撒旦或路西法秩序的一部分，希望通过痛苦、死亡和征服来获得权力。对他们来说，这些仪式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他们相信通过这种牺牲可以获得能量或力量。正是这种信仰在邪教家庭中世代相传，并与精英主义的世界观相结合：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被选中的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然而，他们也害怕其他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

[露易丝]是的。

[Marcel] 对受害者，即这些制度的受害者造成的后果也很重要。他们遭受着最严重的创伤后果，如复杂的分离[心理上的关闭或分离--如恍惚感、不真实感。这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性反应，通常由压力或过度要求引起]、闪回（桑德拉和尚塔尔都提到过）、焦虑症、强迫行为。这些年的虐待可能会导致身体疾病。而且往往还面临深刻的身份危机。因此，许多受影响的人也会按照施害者的意图发展出这种分离性身份结构。这意味着，你的内部会有很多人，他们也会出现在你的外部。因此，当我们谈论仪式暴力和精神控制时--我正在慢慢接近尾声--这不仅仅是揭露个别案例，而是一个核心问题，即这些势力对人类意识了解多少，以及他们如何滥用这些知识来达到某种最终目的。即建立一个--在他们看来--撒旦世界帝国。因此，我们必须对分离现象（心理上的关闭或分离——例如恍惚感、不真实感。这是大脑的一种保护反应，通常发生在压力或过度紧张的情况下）和基于创伤的编程进行独立研究，并为幸存者提供庇护所。但同时也要有跨越机构界限共同努力的勇气，因为沉默只会保护犯罪者。教育和认识是打破这一循环的第一步。我的工作也有助于更全面地阐明这些机制。仪式暴力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秘密的神秘团体在我们的社会中悄无声息地扩大影响时会发生什么。

[Lois] 是的。

[马塞尔] 因此，我们也有责任仔细观察，认真对待受害者，并确保将这些调查结果传达给广大公众。毕竟，这威胁到每个人的自由。正如讲座中所说的，仪式暴力和精神控制表达的是同一种破坏性思想：一个人可以被控制，可以被摧毁，灵魂可以被占据。然而，每一个被揭露的真相--可以说这是整个事件的积极方面--都会削弱这个系统。归根结底，当我们用语言表达无法言说的事情时，当幸存者--比如桑德拉和尚塔尔--敢于说话时，启蒙就开始了。而这需要像本平台这样的平台。因此，我再次向你们表示感谢。我要感谢每一位听众，感谢他们愿意倾听，同时也愿意注视，而不是闭上眼睛。非常感谢大家。

[Lois] 是的！谢谢！谢谢你，马塞尔，你短短几分钟就把我父亲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话联系了起来。他刚刚通过我们数十年的研究证明了这些秘密组织最终是如何根植于撒旦教的。我们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撒旦世界秩序。但是，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少。我们比他们强得多，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好了！如果只有光明能进来，那么整个犯罪结构就会崩溃。而我们正处于这一边缘。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们都传播这个讲座和整个 AZK，让它变得真正光明，那么这个撒旦世界秩序就会崩溃。感谢你们为揭露这些残忍的做法所做的斗争。

我们的观众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犯罪行为没有受到警方的惩罚和司法的审判呢？
请乌韦-克兰茨回答这个问题。

[乌韦-克兰茨简历]

乌韦-克兰茨是一名警官、前高级部务委员和图林根州刑事调查局前局长。当时，他是欧洲刑警组织的一名国家级专家。

作为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专家，他定期在众多媒体上发表文章。

Uwe Kranz 从事打击有组织犯罪、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工作已有 50 多年。

在服役期间，他首先致力于保护儿童。这一点从他职业生涯的活动领域就可以看出：他曾担任青年事务专员，积极参与预防犯罪、打击针对儿童的性暴力、打击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人口和器官贩运以及刑事政策协会的工作。

乌韦-克兰茨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关于 "儿童性虐待" 和 "精神控制" 等主题的文章。

作为一名犯罪学家，他在退休后提供对 "深层国家 "的见解，并观察当前世界大事。

他还作为 "Axion Resist "和 MWGFD e.V. [Mediziner und Wissenschaftler für Gesundheit, Freiheit und Demokratie, e.V.]等知名协会组织的新闻研讨会的成员和发言人，贡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设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保护儿童福利、自由和法治。在这里，他就恋童癖、过早性行为 and 贩卖儿童等话题发表了演讲。

[Lois] 我特别荣幸地欢迎这位经验丰富的刑事专家乌韦-克兰茨出席第 22 届 AZK 会议。

[乌韦-克兰茨] 荣誉属于我。

很高兴你来了 是的，您在打击对儿童的性虐待方面有半个世纪的犯罪经验。作为一名警官，甚至作为一名高级部级委员和图林根州刑事调查局局长，您一直站在这些调查的最前沿。换句话说，案件上报给你们，然后你们进行调查。但接下来呢？

[乌韦-克兰茨]问题在于，必须先提交证据，这样才能将诉讼程序提交给检察院，并在那里被接受，重新制作成起诉书并提交法院。不幸的是，这条路上充满了失败。上午逮捕了一个人，下午又遇到他，这让人很沮丧。- 我想象过这样的场景：早上捕捉，中午放生。例如，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警察往往在接到一起谋杀案后就开始调查。然后，在去检察院的路上，谋杀变成了袭击致死。然后，你可能会遇到完全不同的法律物质和完全不同的问题。或者，就像在最近的案件中，你不得不处理那些实施轮奸的强奸犯，然后他们高兴地吹着口哨走出法庭，因为法官无法百分之百地排除女孩参与轮奸的可能性。这就是整件事开始变得有点可疑的地方。此外，还有许多终止诉讼程序或将其转为精神病住院治疗等选择。因此，业务的某个环节出现了中断，不幸的是，情况就是这样。这些受害者必须得到仔细和认真的对待。你有权得到警察和司法系统的适当对待。

Lois]感谢您的发言。您还谈到了所谓的 "恋童癖"，以及据说与 "上流社会 "的联系。您的观察结果如何？

[Uwe Kranz] 是的，让我们假设如下：我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中总是有 Dutroux 案例。毫无疑问，您对 Dutroux 案并不陌生。比利时变童癖者，在狱中杀害了 11 名儿童，并饿死了两名儿童。因为他在狱中什么都没透露，然后孩子们就饿死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案件。一连串的证人不是发生意外，就是死于可疑情况或其他原因。而杜特鲁案已经表明，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这些虐童团伙。因此，它直接进入了政治、文化、电视和媒体的最高层。这个过程就是核心问题的同义词。不管是不是爱泼斯坦，情况都是一样的。在爱泼斯坦，他们还与政界、演艺界、检察官--鬼知道是什么--高官和政客的高层有联系。他们对著名的 "Diddy" 肖恩·库姆斯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他目前已被监禁四年零两个月。这其实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定罪，因为整个有组织犯罪领域都被划掉了。他们说，我们会阻止这一切的，现在我们只因为他虐待女友或妻子而对他判刑。然后，整个过程被缩减为一小段。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程序是支离破碎的，是故意割裂的。1995 年，我们在英国进行了一次重大审判。这也是银行、政治、媒体、大亨什么的促成的。多年来，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小，最后什么都不剩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小的诉讼程序--可以说是被剔得七零八落、碎成小块，成了法律小块，然后就没有多少实质内容了。这自然会让人怀疑这里受到了影响。这一点不能轻易否定。

[Lois]你是否在你的地区意识到了这一原则--就像爱泼斯坦、杜特鲁、P. 迪迪等人一样--这些原则？

[Uwe Kranz] 无论在哪个国家，原则都是一样的。你必须假定，这种对幼童、女童和青少年的性虐待在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在发生。以美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报告中心 (NCMEC) 为例，

四五年前，该中心仍有 5 万个案例。现在，我们每年接到 205 000 个病例的报告。

[Lois]疯狂

[Uwe Kranz] 但我们只是个小角色 如果将 NCMEC 向亚洲、印度和巴基斯坦报告的情况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几乎达到了百万级。因此，这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德国、比利时或其他国家的问题。

[Lois]我还听说，官方有很多关于邪教虐待的研究。您能用几句话解释一下官方提出的意见吗？

[乌韦-克兰茨] 有很多研究。相信我，尤其是在这个领域，研究比比皆是。我自己也为欧洲议会撰写了两份研究报告，分别是《2020 年》和《2021 年》，其中我对整个问题进行了总结。我说：“好吧，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有什么可以简化？我们该从哪里着手？”——结果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又成立了一个中心，一个打击儿童性虐待的中心。扎克 现在，除了欧洲刑警组织之外，我们又有了另一个中心。我们各地都有负责这个主题的专员，到处都有研究。2011 年有一项关于打击性虐待儿童的出色研究，该研究的发表恰逢欧盟指令的出台。该研究已于 2016 年进行了评估。这是一项很好的研究。WeProtect 还进行了另一项研究。[\(https://www.weprotect.org/\)](https://www.weprotect.org/) 这是一项很好的研究；只需要继续下去并加以实施。它本应付诸实践！他们做了一项研究，研究报告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舒服，有漂亮的图片，漂亮的图表和 tralala。但实施通常是个问题。不仅缺乏实地暗访研究，而且缺乏深入处理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我们并不缺乏法律，当然也不缺乏研究。不，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去做，而且想要去做！

[Lois]您还经常谈到幼儿园和学校的幼儿性教育。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乌韦-克兰茨]是的，幼儿性教育是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特殊领域，因为它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德国联邦健康教育中心”共同开发的。自今年（2025 年）2 月 13 日起，它被称为“联邦公共卫生研究所”。它拥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机会，可以做得更多，尤其是在气候保护方面。这两个人共同制定了如何对幼儿进行“性教育”的指导方针。这背后的基本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孩子--在出生前可以堕胎，这是一方面--在出生后立即被贴上性的标签，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被虐待。[Lois 翻了个白眼] 这太疯狂了，你甚至无法想象。最糟糕的是，世卫组织的这些 BZgA 准则是以科学研究结果为依据的。

现在请大家看看科学研究的结果，看看这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金赛。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撰写了臭名昭著的《金赛报告》，论述了男女解放问题。从那时起，事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性放纵”一词就是在那时创造的。对儿童漠不关心和与儿童发生性关系是可能的，也是常见的，是允许的。粪便语言被引入。这位名叫金赛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我看过一系列测试，一个四岁的孩子被虐待了 24 小时，达到了 27 次性高潮。你必须想象一下。他描述说，只要孩子尖叫、哭喊、抽搐，就会达到高潮--折磨一个四岁的孩子 24 小时，直到出现某种生理反应--然后把这种生理反应定义为高潮。而那些虐待儿童的人，有些是皮条客，有些是出狱的囚犯。你必须研究并筛选出所有信息。然后你会对自己说：“你好，这是什么？科学知识？”这是毫无瑕疵的虐待儿童行为，是打着研究的幌子对儿童实施的毫无瑕疵的性暴力。然后，他就有了相应的学生。接下来是金赛和肯特勒。这就是肯特勒报告。然后是西勒特

（Sielert）。还有另一个，是最近的事。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意识形态阵营。你必须考虑一下。金赛已经开始了 然后，他们“征服”了大学、应用科学大学和专业培训中心。现在，一代又一代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和文化心理学家什么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占据了各地的社会福利办公室和学校董事会，并继续本着这种培训精神工作。

[Lois]疯狂

[乌韦-克兰茨] 我认为这完全是荒谬的。如果你再看看这些指导方针的要求--从零岁到四岁，孩子必须学会性自慰。从零岁到四岁 当然，我也会问自己，哪位教育家会这样做，他又是如何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施韦比希厅的 17 个日托中心设立了个人身体探索站。家长们完全懵

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也未被告知。因此，如果这是儿童早期性教育，那么它基本上就是在破坏家庭。这是对家庭的破坏。一个国家的核心，一个国家的卵子，是健康的家庭关系。有父亲，有母亲，有孩子，仅此而已。性别只有两种，就这么简单。这让我成了极右翼极端分子。我知道这一点。莫妮卡-格鲁伯曾说过，还有更美的东西："如果我们有父母 1 和父母 2，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有祖父和祖母的尸体 1 和尸体 2。"也许这也会发生？"这当然是个笑话，但事实是，它使整个事情失去了人性。

[洛伊丝]是的，没错。[Uwe Kranz]这不再是人道的水平，也不再尊严--尤其是对孩子而言。孩子也有尊严。你还必须保护他们的权利。儿童确实应该被视为合法的主体，而不是可以随意穿脱的东西。

[Lois] 是的！谢谢你的评论

[乌韦-克兰茨]因此，在整个业务中，只有一种积极的方法。那是比勒费尔德大学。她对金赛、肯特勒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发现这是全面的儿童虐待，是性虐待。这是一个极具犯罪性质的组织，现在已经遍布整个培训中心，社会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校长等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因此，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今天在育儿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儿童从六岁到九岁必须进行性接触，这样的对待和训练是非常正常的。身体上互相抚摸，并在各个角落偷偷搭建小窝，让孩子们可以躲进去。

[Lois] 这不过是另一场游戏，正中犯罪者下怀。

[乌韦-克兰茨] 是的.....很抱歉，我没有好消息。这些只是我的负面经历。我真的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来争取将针对儿童的性暴力定为刑事犯罪。

经过多年的努力，德国终于在 2021 年将其定为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从 2021 年持续到 2024 年，但后来布施曼先生--这是他当时的名字，自由派司法部长--出现并推翻了这一决定。现在它又变成了轻罪（而不是重罪）。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大赢。所以，在我看来，司法部用来推翻这项刑事指控的所有解释都令人不齿（证明其无能）。

[Lois] 是的，这真是令人不齿。非常感谢您为孩子们付出这么多，特别是让这些问题被大家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

[乌韦-克兰茨] 这必须发生。

[Lois] 谢谢你抽出时间，尽管你现在正在旅行。您的发言确实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这个问题。

衷心祝愿您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即使是退休后也是如此。他们仍然全心投入！感谢你们出色的教育工作。我们爱你们

[Uwe Kranz] 谢谢。所以，我期待着下一次和你在一起！那我也会去的

[Lois] 是的，随时欢迎你！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同样无畏的斗士，他致力于打击儿童绑架、仪式性虐待和儿童贩卖。播放视频！【萨宾·麦克尼尔简介】萨宾·麦克尼尔学习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并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工作了 15 年。之后，她还担任过活动组织者、软件设计师、网络出版商和数学艺术家。

在伦敦，她自愿担任"麦肯锡之友"（相当于非专业法律顾问）。在这一过程中，她接触到了仪式虐待和监护权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得到司法系统的帮助，反而受到了伤害。

萨宾·麦克尼尔开始在互联网上公布这些案件。她为被国家从父母身边带走的儿童奔走呼号，甚至在欧洲议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我们是来寻求帮助的。有些孩子的尖叫是为了让别人听到他

们的声音。如果你不听到这些孩子的尖叫，谁会听到呢？

她总共陪同处理了约 50 起儿童迁移案件。最著名的是 "汉普斯特德案件"，她在该案中公布了艾丽莎和加布里埃尔两个孩子的证词视频。孩子们在证词中说，他们的父亲组织了一个经常虐待和杀害儿童的撒旦教派。他们还描述了父亲是如何带领他们杀害婴儿的。

[女孩]"我们的父亲把我和我们拉扯大，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砍掉一个婴儿的头。他只需要拿着刀，把手放在我们的手上，帮我们砍掉婴儿的头，因为他在学习。他教我和加布里埃尔"。

[人] 尽管有这些陈述，但司法机构并没有给父亲定罪，而是将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由父亲单独监护。

后来，在苏格兰霍莉-格里格 (Hollie Greig) 虐待案中，同一位法官确保被控虐待的父亲没有被定罪。然而，与汉普斯特德案重叠的不仅是法官，还有肇事者。

即使在汉普斯特德判决之后，萨宾仍积极收集数以万计的请愿签名并记录证据。她还提供了母亲编制的 175 名犯罪者的名单。这使肇事者陷入困境，最终对他们提出了刑事指控。73 岁时，她被判处九年长期监禁，大约四年后被驱逐到德国。他们的许多网站已经关闭。尽管在狱中饱受骚扰，但萨宾并没有放弃：在打击虐待儿童和贩卖儿童的斗争中，她继续支持其他运动者。

[Lois] 你好，你好，Sabine。我拥抱你！

[你好，Lois 谢谢你听我说话

[Lois] 是的，今天能在第 22 届 AZK 上与你交谈，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您曾陪伴过无数遭受撒旦仪式虐待的受害者，还为我的电影推荐过其中一些人。你们在监狱里见过被夺走孩子的母亲。你为这些母亲而战，现在仍然像一头母狮一样为这些母亲和孩子而战。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Sabine] 是的，这很难，因为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认识的第一个受害者与儿童毫无关系。我在上议院（英国议会上院）组织活动时，那里也有男人。首先是银行和法院的受害者。然后一般都是妇女来了，接着是这些孩子，他们报告的情况最糟糕。而之前的故事也都如此糟糕。我永远忘不了——一位罗马尼亚社会工作者是如何声称一个有五个孩子的葡萄牙家庭不符合条件的，而她——我们可以说——对此表示原谅。这太可悲、太愚蠢、太虚伪了。你不能只看不做。如果要我告诉你我的经历，也许最糟糕的是和一位妇女聊天，她和她的小宝宝开了所谓的 "拜拜会"。然后，她在被夺走之前开了所谓的最后一次会。所以说，这真是虚伪得无法形容。这是一场骗局，非常怪诞。是的，我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因此，很难说什么是糟糕的事情。犯罪应该如何分类？按儿童人数分类？对孩子的残忍还是对父母的残忍？在绝对残酷的监禁经历中，所谓的官员只是因为有机会而滥用权力，除了理论上应该做的、宣扬的和要求的之外，什么都做。它是如此糟糕，以至于你只能从精神上解释、开脱和说明这一切。

[Lois] 你跟我说过另一位母亲，她的四个孩子被带走，第五个孩子被从监狱里带走。

[萨宾] 嗯，她在监狱里怀孕的时候我见过她。出狱后，她写信给我——因为有 "囚犯电子邮件" 服务——说孩子也被夺走了。

[洛伊斯] 第五个也这样？

[萨宾] 是的。

[洛伊斯] 哦，天哪。

[萨宾] 在汉普斯特德案件之前，最严重的案件是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尼日利亚家庭。所有的孩子都被带走了。这些所谓的家庭法庭的白痴程序都是保密的。所以不允许媒体进入那里。几十年来一直如此。第七个孩子出生在监狱里。我还与邻牢房的一位美国母亲取得了联系，她的孩子留在了伦敦。尽管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但它还是被导出了。美国妇女的经历与尼日利亚妇女的经历如出一辙。正如社工所说："是的，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而 "大事" 是，家里的大女儿被寄养家庭的儿子虐待。下一个女儿告诉母亲，她总是在晚上被赶到只有男人的黑暗场所。小儿子问妈妈什么是恋童癖。

[Lois]你在监狱里发生了什么？

[萨宾]嗯，我在狱中时，曾发表过请愿书。然后我有了 16000 个签名，甚至更多。我为孩子们制作的网站浏览量也超过了 10 万次。我为最糟糕的情况建立了个人网站。因此，我相对来说比较出名。这是装有我得到的所有卡片的袋子，我用它来装饰我的牢房墙壁。我从未成功将它制作成一组图片。但我当然不想把它们扔掉。

[洛伊丝]哦，萨宾，我们很高兴你能得到这种鼓励，而且你还会继续得到这种鼓励。看到一个婴儿是如何被夺走的，我完全震惊了。让我向你简单介绍一下。

[片段] [人 1]"所以，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您必须将他交给急救人员，然后才能与在外的亲朋好友一起继续快乐地前行。否则我就把它夺走，让你坐牢。你必须做出这个决定。你必须现在就做出决定。" [女士]"我不会放他走的。" [[男人] 好吧 好吧 让他走吧，别让他受伤了，好吗？过来一下好的 [女士]"是我让他走的我让他走了！" [男人]"不，她会被送进监狱。" [[女士]我只想说做不到，但我让他做了 [男 2]"把手放在背后。" [[女士] 他们关上了救护车的门这是我最后看到的東西" [男人 3]"你们绑架了我的孙子。" [男人 2]"不，上车吧。上车！一切都会好的。" [女人]"我想说再见。" [男人 2]"没关系。上车吧。 [女人]"我想和他道别。" [男人 2]"你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每个孩子对国家来说价值约一百万美元"。

[Lois]这是孩子的爷爷

[萨宾]太卑鄙了，太坏了。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对吗？这和纳粹统治下的情况是一样的，你可以这样解释。他们只会执行命令，变得如此机械。它们没有自己的情感。他们不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Lois]是的。这是高层的意思所有贩卖儿童的行为都得到了支持 你也能证实这一点吗？

[萨宾]是的，是的，从上面，不管是什么层面 没有警察，社工就无法开展工作。没有法院，警察是做不到的。

[Lois]是的你是亲身经历这一切的目击者

[Sabine] 可以这么说。

[Lois]是的，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对这些母亲和孩子的承诺。我们建立了一个名为 "Vetopedia" 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这些母亲也可以登记和记录她们的子女监护权案件。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其背后的系统。亲爱的萨宾，如果您能在您的网络中传播和宣传，我们将非常高兴。

[是的，你做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真的，真的很棒谢谢你听我说话

[Lois]是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对这些母亲和孩子们的承诺！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定会将此事公之于众，亲爱的萨宾-麦克尼尔。我们爱你

[Sabine] 谢谢。我也谢谢你我对你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深表敬意还有钦佩

[Lois] 是的你和我们一样你真是勇敢无畏太不可思议了 您还有什么想对 AZK 的观众说的吗？有什么要说的吗？

[萨宾] 那么，AZK 涉及的是审查制度。我只是希望，我在网上所做的一切不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对我与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审查只是转移到了数字层面。现在的情况糟透了，糟透了，糟透了。只是一般人无法想象而已。你不想熟悉负面情绪和经历。

[Lois]是的，没错，你们所有的主页都是从互联网上截取的。你为受害者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被销毁和删除了。太糟糕了不幸的是，是的

[但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亲爱的萨宾。整个 AZK 都会确保这一点。对吗？是的

[Lois] 萨宾已经 81 岁了，一生经历了太多磨难。她能与我们分享这些真的很好。这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想在这里继续介绍一个在 Vetopedia 上登载的案例，即科琳-伊奥利 (Corinne Ioli) 的案例。她的孩子被夺走了剪掉！

[科琳娜-伊奥利简历]

在人民需要沉默的时候，《兽人百科》让他们发出声音。特别是在寄宿的情况下，这种情况

经常发生。尤其是单亲母亲，她们有时会被司法系统全力夺走自己的孩子而惊呆。据官方统计，仅在德国，平均每天就有 100 名儿童与父母分离。Vetopedia 现在为他们提供了宣传自己案例的机会。科琳-伊奥利 (Corinne Ioli) 就是一位抓住了这一机遇的妈妈。

科琳-伊奥利 (Corinne Ioli) 是瑞士人。2019 年，她的两个女儿被强行带走。包括警察和 KESB (儿童和成人保护局) 雇员在内的八个人强行进入他们的家，将孩子们带到一个家庭。Corinne Ioli 与孩子的父亲分居两地，孩子的父亲对她提出了控诉。理由是毫无根据的指控，但都被专业人员驳斥了。然而，迄今为止，瑞士司法部门一直无视所有无懈可击的证据，支持孩子的父亲，试图通过刑事诉讼将孩子的母亲逼入绝境。

在此之前，当女孩们还与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她们对父亲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他们拒绝任何身体接触，并用抓、咬和打的方式来抵御这些挑逗。与此同时，孩子的父亲也产生了恋童癖倾向。这些事件促使科琳-伊奥利与父亲分居。随后，他以危害儿童福利为由举报了她。

没有人对父亲的报警倾向做出反应，也没有人进行任何调查。恰恰相反。孩子们所在家庭的看护人发表了如下评论："即使父亲虐待孩子，孩子仍然爱他"，"大多数男人都有恋童癖的幻想，但很少付诸行动"。这位照顾者现在是父亲的新伴侣。2021 年，她被全面禁止与母亲接触，这一禁令至今仍然有效。结果，主管法官剥夺了母亲的监护权，将其交给了父亲。2024 年 9 月，父亲带着他的新伴侣和两个女儿搬到了瑞典。

科琳-伊奥利 (Corinne Ioli) 如今仍在为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而奋斗。它开展教育工作，揭露非法儿童拘留中心背后的阴谋。您可以在其网站 www.kinder-zurueck-nach-hause.ch 和 www.MamaLoveCollection.com

上了解更多信息。[Lois] 你好，亲爱的科琳。

[科琳] 你好，亲爱的洛伊丝。

[Lois] 听到这个消息时，人们首先感到非常震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Corinne] 这种所谓的扭曲定位是基于“父母疏远综合症” (PAS) 的概念。PAS 由理查德-加德纳 (Richard Gardner) 创立，他本人就是一名恋童癖者。PAS 认为，如果孩子在父母离异的情况下拒绝父亲和/或甚至说出父亲的性暴力，那么孩子就是在撒谎。母亲就是这样操纵它的。母子关系过于亲密，几乎是共生关系，因此必须将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安置在父亲身边，断绝与母亲的联系。

我们的案例包含了恋童癖的所有要素。以恋童癖幻想为形式的恋童癖主题。不过，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孩子是被父亲强奸的，也会采用临时保护措施。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强奸儿童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特别是在家庭环境中，即多年来反复出现。我们还知道，每一千起虐待儿童的指控中，只有两起是编造的。这是法国司法部的一项研究。母亲编造虐待的神话原来是一种明显的犯罪者保护策略。

[Lois] 啊，好吧。那么你真的可以说 PAS 是儿童强奸犯的保护伞？

[Corinne] 没错，就是这样 母亲和孩子们被描绘成骗子，被迫保持沉默，而我们则被引诱进入个案陷阱。我们绝非个案。在国际上，我们熟悉专家报告和裁决中相同的文本模块和关键词。我们在国际上也看到当局对试图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实施同样的恐怖行为。PAS 和这些非法带走儿童的行为会给儿童和母亲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包括分离。解离[心理上的关闭或分裂--如恍惚感、不真实感。这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性反应，通常是由压力或过度要求引起的。]似乎这还不够，在职业、社会、经济甚至无家可归等各个层面，对那些寻求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发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猎巫行动”。因为犯罪者会像魔鬼躲避圣水一样躲避什么？首先，这些都是健康的孩子，他们会把可能遭受虐待的情况告诉母亲；其次，当然，在这些孩子被带走后幸存下来的母亲们会通过网络谈论此事。公开。一个邪恶的转折正在发生。我们必须再次纠正这一点。他们想让我们保持沉默，所以我们就说了。他们想让我们倒下，所以我们不会让他们打倒我们。

[露易丝]是的。非常非常好

[Corinne] 但这很有挑战性。这就是每天都要自力更生。当然，对孩子们的爱也会有所帮助。

然后救援就来了。我们要依靠这种帮助。

[Lois] 好的，非常感谢。我现在总结一下我的理解：考绩制度是一种理论建构，被赋予了科学的表象。它是由犯罪者制造的，目的是诋毁受害者，以保护自己和其他犯罪者。这听起来也很耳熟，因为我们从“虚假记忆综合症基金会”那里也了解到了同样的情况。[自称被错误指控性虐待的人组成的兴趣小组] 所以，拥有虚假记忆的人，一切都错了。PAS 和这种 FMS（假性记忆综合症）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Corinne] 当然理查德-加德纳，就像我说的，PAS 的发明者，本身就是个恋童癖。成立这个“虚假记忆综合症基金会”的父母都是被孩子指控犯有仪式虐待罪的父母。这两个学科领域有很大的重叠。据我们所知，国内外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即儿童在接受 PAS 之后被非法带走，然后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命令他们去找父亲，并被父亲带到这些仪式上，在那里遭受酷刑。

[Lois] 创始人理查德-加德纳已经去世，“虚假记忆综合症基金会”也已解散。但时至今日，他们仍在确定这些关于恋童癖和仪式虐待的诉讼。它怎么会如此顽固？

[Corinne] PAS 希望防止恋童癖被曝光。虚假记忆综合症基金会“希望阻止撒旦网络曝光。我们面对的是邪恶的本质。如果这两个主题倒下了，其余的--我指的是金融、制药、媒体、教育等--也会自己倒下。因此，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打击恋童癖和这些非法带走儿童的行为。这是九头蛇不朽的头颅。一旦被打掉，她就会被打败。

[Lois] 是的！请鼓掌！太棒了！谢谢你像磐石一样站在那里。

[Corinne] 非常感谢你，洛伊斯。祝 AZK 继续发展壮大。[Lois] 谢谢 谢谢现在我想请一位女士发言，她也像磐石一样屹立了 30 年。这是安德里亚·克里斯蒂蒂斯。开始播放视频！[安德烈娅-克里斯蒂蒂斯简历]

安德烈娅-克里斯蒂蒂斯博士是一位为儿童和父母争取真理和正义的斗士。

她是临床、教育和神经心理学、犯罪和法医心理学方面的心理学家，也是一名行为治疗师。

作为独立专家，她已经审查了 1 000 多个家庭案件，以确定青少年福利机构是否有理由将儿童送入保育机构。在此过程中，她发现了偏袒专家意见、伪造签名、滥用数据、虚假诊断、国家腐败、伪造记录、诽谤人格和捏造事实等问题。她还遇到了撒旦仪式暴力案件。由于她的坚定承诺，她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例如，有人试图剥夺她的专业职称。对他们提出了 80 多项刑事指控，但都被驳回。克里斯蒂蒂斯博士揭示了在德国发生的机构虐待儿童的情况，这些虐待是以各种方式剥削儿童。

为此，她于 2024 年成立了“Axion Resist”协会。它由来自医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律、犯罪学、生物学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家组成，致力于保护儿童及其健康以及自由和法治。合并后，各专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得以有效汇集。

安德烈娅-克里斯蒂蒂斯博士和她的丈夫也是 MWGFD（Mediziner und Wissenschaftler für Gesundheit, Freiheit und Demokratie, e.V.）协会的董事会成员，该协会致力于为人民的健康和社会福祉服务。

[Lois] 你好，Andrea！很高兴你能来 我们想从您那里了解一些关于贩卖儿童和照顾儿童的情况。您绝对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我们很乐意听取您的经验。你的演讲人们可以听上几个小时。你有很多话要说。今天你只有 20 分钟，祝你总结顺利！

[Andrea] 感谢您邀请我来这里，我已经意识到，我已经认识了一些发言者，并与他们举行过座谈会或访谈。它还是又把我带走了。现在，我才开始讨论国家如何才能抓住这些孩子。我先说几点。

第一点--导言：儿童保护的两面性。德国被视为宪政国家，是儿童的安全天堂。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截至 2023 年底，约有 21.5 万名儿童由他人照顾--寄养家庭、寄养家庭或青少年福利中心。2024 年，每天约有 190 名儿童与父母分离。每年约有 148,600 起与监护和接触问题有关的诉讼--多达 86,000 名儿童卷入并被困在高冲突诉讼中。与此同时，每个病例的成本也在上升：2016 年的成本已经超过了 12 000 欧元，而如今则要高得多。每年用于外部住宿的总支出达 80 亿欧元。儿童保护早已成为一项价值十亿美元的生意。但在这一表象背后，隐藏着制度暴力、经济利益和结构性失灵。

第二点：Reiner Fuellmich 博士进行了全球范围的侦察。这位国际知名律师雷纳-富尔米奇通过科罗纳委员会为数百万观众所熟知。他的使命是：提高人们对政治和社会不满的认识。他还报告了贩卖儿童、制度化性虐待和公共当局腐败的情况。但是，当富尔米奇想要调查科罗纳委员会在阿尔河谷发生的洪水灾害时--据说该灾害涉及被冲上岸的死婴头骨，许多当地居民都报告了这一情况，这当然是仪式虐待的迹象--一场远在德国之外的权力斗争开始了。

这一点也导致（因为今天已经多次提到）有其他人声称他们想要调查

--不仅是莱纳-富尔米奇博士，还有例如马克斯-埃德尔，他现在在押，仍未受到指控。莱纳-富尔米奇，还有，例如，马克斯-埃德尔，他现在被关押，仍未被起诉，他当时创建了 GSG 9 [德国联邦警察特别部队]，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活跃，还有其他人，与所谓的普林茨-鲁伊斯集团有关，我相信大约有 26 人

--至今仍被关押。其中两人已经死亡。

针对 Fuellmich 博士的毫无根据的刑事申诉于 2022 年 9 月 5 日提出。虽然失败了，但法院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指控。这是许多教育学家都熟悉的一种模式--如果你提出了令人不舒服的问题，你自己就会成为一个案例。

Reiner Fuellmich 博士后来创办了国际信息门户 ICIC.law (<https://icic.law/>)。他的访谈--例如 2022 年 12 月 22 日对 Calin Georgescu 的访谈和 2023 年 8 月 20 日对 Cathy O'Brien 的访谈--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关注。正如马塞尔-波尔特今天已经解释过的，凯茜-奥布莱恩是仪式虐待的受害者。她还作为 "试验品" 参与了 MKUltra □□ --让我这么说吧。

现在我要谈的是第三点：柏林滥用案件--当系统失灵时。

该片讲述了一个四岁男孩向母亲讲述父亲口交和肛交的故事。一名儿科医生和 Charité 的医生证实了持续性虐待的重大嫌疑。有证据照片和报告。去年 12 月，我在巴伐利亚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也报告了这方面的情况。您仍然可以在 YouTube 上的 "Axion Resist" 观看。然而，据这位母亲称，受害者在柏林的律师并没有将关键的调查结果告知法庭。随后，LKA（国家刑事调查局）结束了调查。原因是："这一定都是孩子的想象力或母亲的影响"。审讯录音显示，没有任何受母亲影响的痕迹。我有录音。诉讼程序已经结束。多年来，母亲一直无法与孩子见面。男孩现在已经 14 岁了。目击者告诉我--我无法核实或调查--这个男孩现在应该在柏林街头流浪。

第四：升级和行为人特权。男孩出现严重的行为问题：性行为、大小便失禁和自杀念头。他要求成年人进行性行为，并在幼儿园和学校反复上演虐待场景。医生提出了治疗建议。但这些建议都被忽视了。父亲拒绝了她，但还是在 2015 年获得了单独监护权。正如我之前所说，母亲会失去与孩子的所有联系。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她根本无法见到自己的孩子。然后是零星的陪伴，现在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几份当事人报告证实了虐待行为。这些报告都被置之不理。自该儿童搬进父亲家后，诺伊克尔恩青少年福利办公室就一直保存着关于该儿童严重性侵犯行为的档案。这些事件发生在 2017 年和 2018 年，也就是该儿童开始与父亲同住之后。男孩多次说道："我想死。" 我已经查阅了家事法庭等机构提交给我的所有文件。没有证据表明母亲会危及孩子的福利。

第五：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对犯罪者的系统性保护。母亲得知，美国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NCMEC）——乌韦·克兰茨已经提到过这个机构——已经登记了关于此案的儿童色情制品报告。该报告已登记在州刑警局（LKA），但未进行任何调查。据这位母亲称，卡斯滕-施塔耳（Carsten Stahl）在公开场合以儿童保护者自居，但他从年轻时就认识被指控的肇事者，也就是这位父亲。当母亲还和孩子的父亲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还在共用的公寓里拜访他。但 Carsten Stahl 起诉了这位母亲，因为她说 Carsten Stahl 认识这位父亲。母亲在法庭上胜诉，

法官问道："Stahl 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允许母亲说他认识父亲呢？"

第六：多萝西娅-图尔医生案--对医生的恐吓。儿科医生多萝西娅-图尔 (Dorothea Thul) 医生代表母亲准备了一份医疗报告，证实了男孩长期遭受性虐待的事实。不久后，她在公寓门前遭到袭击。她受到威胁，被送进精神病院。由于无法对她进行精神治疗，她因所谓的“侮辱”罪被拘留候审。

第七：社会背景--当儿童保护成为一种产业。这些个人命运的背后，是一个充满错误激励的制度。公共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每年耗费数十亿美元。平均而言，每个被收容的儿童每月可获得 12 000 多欧元。有些机构收到的金额是这个数字的十倍。现在，政治家们--我本人曾是当地的政治家，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已经认识到贫困是对儿童福利的威胁。如果贫困对儿童福利构成威胁，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父母不能把孩子接回来呢？为什么儿童之家或寄养父母会收到这笔钱？此外，儿童贫困现象日益严重（据联邦议院称，这“对整个教育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家庭法院的要求过高，性虐待案件缺乏证据，以及对犯罪者的制度性保护（如果母亲怀疑或报告虐待行为，则会被定罪）。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多年前我曾翻阅过一千多份家庭法档案，审查并批评过许多专家意见。如果没有发现遗传物质或大面积损伤，要证明性虐待是非常困难的，我必须先说这一点。如果孩子们这样说，母亲往往会被指责操纵孩子。然后，母亲就被认定为危害儿童福利的人，孩子被送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身边——几乎所有案件都是如此，我确实可以证实这一点。对施暴者的制度性保护将母亲们视为罪犯--这还不算完--母亲们往往会被提起刑事诉讼或被精神病治疗。有时，她们得到的诊断根本不适用。这意味着，任何敢于揭露虐待行为的人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保护施虐者就成了国家的理由。

第八：历史相似之处--家庭教育的阴暗面。这些案例并非独一无二。从肯特勒实验到哈森堡，再到 SOS 儿童村或来自 Wunsiedel 的小莉娜：在国家或教会监管的机构中，性暴力、酷刑或死亡事件一再发生。这些都有公开记录。您也可以在我们的主页 "Axion Resist" [<https://axionresist.com/>] 上查看。我们还就这一主题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并列举了许多案例和资料来源。许多受害者的声音从未被听到。而那些说出冤情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两件事--往往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

第九，也是结论：真理的代价。雷 Reiner Fuellmich 博士象征着那些敢于说出令人不舒服的真相的人。他想揭露腐败、滥用和误用权力。他因此被定罪。多萝西娅-图尔 (Dorothea Thul) 医生诊断出了大家都不想听到的结果，并因此失去了自由。马克斯-埃德尔 (Max Eder) 和普林茨-罗伊斯集团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因此，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将在 "Axion Resist" 主页上列出捐款账户，以帮助那些在押并急需支持的受害者--为他们的法律辩护提供资金。因此，我们将在主页上公布这一信息。想要保护孩子的母亲们被剥夺了权利。而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只能任由制度来打垮他们。这让我想起了政治家、前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 2002 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已经赢得了对儿童床的空中优势。”这意味着国家已将儿童纳入其中。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就已经被灌输性教育和不当教育。我们曾上演过这样一出“Original Play”，剧中父母并不知道有陌生男子闯入幼儿园，对孩子们进行性骚扰。甚至还有虐待行为，等等。因此，这些事情发生后，父母根本没有机会。如果他们提出申诉，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孩子被抢走的命运。

而这一切的核心信息是：儿童保护绝不能成为掩盖事实的幌子。揭露虐待行为的人保护的是儿童，而不是制度。为儿童提供食宿几乎就是印钞票的许可证。我只想在这里说一句。启蒙始于沉默成为义务之处。谢谢。谢谢。

[Lois] 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么棒的工作，真是太棒了！我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为孩子们挺身而出，表现得如此勇敢。这位善良的女性一直面临着法律诉讼。当我们通电话时，

她总是要去法院处理一些事务，“等等，我还有事要处理……”晚上她还要准备，因为她还在法院处理事务——简而言之：你是个英雄！是的，也谢谢你把这些点联系起来。我衷心祝愿你取得巨大成功，并感谢你的贡献。

[安德烈] 谢谢。非常感谢

[洛伊斯] 是的，亲爱的观众们，我们刚刚听到了大量犯罪行为。我们了解了撒旦意识形态的含义，它对孩子们意味着什么，撒旦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它实际上是针对我们的弱者，针对我们的孩子。这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一方面，你可以沉下心来思考：是的，在这里你能做什么？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的，这一切如今得以曝光，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使我们再也无法隐瞒真相。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我父亲在这篇 AZK 的开头就说过，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用协同宣言打败这些“看似不可战胜”的人。通过这些创造性的信仰祈祷，我们——我现在就这么说——启动了一切，让这些暴行曝光，让笼罩在这些暴行上的毯子被吹散。还有，越来越多的幸存者敢于作证，证人挺身而出，越来越多的举报人被揭露，专家们正在揭露这里发生的一切。为了揭露真相，他们承受了所有的迫害！因为只有通过光，这些阴险的阴谋才能受到惩罚，当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明显时，当它们不再被隐藏时。这就是我们将继续下去的地方，这就是我想鼓励你每天早上说这些协同的谚语的地方。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就像我父亲今天上午所做的那样。我再次重申：正是由于我们协同一致的声明，越来越多的幸存者鼓起勇气——尽管面临死亡威胁——向我们讲述统治我们的那些怪物们是如何相互包庇，在暗处操纵着世界局势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和在这里，将自己的所有弱点融为一体，并将这一信息传递出去。我要对你们七位发言者中的每一位说，你们做得非常出色。但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面具已经掉下来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谁是幕后黑手，谁在这里恐吓我们。我们软弱地站在那里说：够了！够了够了！

现在有请我的弟弟伊莱亚斯和他的妻子斯蒂芬妮上台。伊莱亚斯将在休息后接手下一个版块，我们将在这里探讨其他领域，并进一步认识到当我们通过 Vetopedia 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时所拥有的力量——如果有任何启示的话。现在，我把话筒交给斯蒂芬妮。她写了一首歌，并将对此说几句话。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弹奏一下排笛，这让我感觉很好，让我能够从这一切中平静下来。好的。

[歌曲 Steffi Sasek]

[Steffi Sasek]

我是 Steffi Sasek，Elias Sasek 的妻子。我们一共有四个小巧可爱的孩子。[展示全家福] 我想简单说说我的歌是怎么来的：

Lois，我在 KLa.TV 上看了你的纪录片，你的三部“血腥教派”纪录片。他们真的震撼了我的心灵。简直太可怕了。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几天后，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忘不了这些画面。刚刚发生的一切让我感到难以置信，这对一个母亲来说简直无法想象，糟糕得难以想象。然后，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看到了希望，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在这个脆弱的时刻挺身而出，期待着一些事情发生，期待着新的机制启动，推动事情的发展。然后，正如我所说的，我擦出了火花，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因为我把它写进了我的歌里。

露易丝，你能抽出时间用你的盘笛为这首歌伴奏，也真是太好了。我的两个妹夫和嫂子也在舞台上，这也非常好。这是一次联合制作。我们一起创作了旋律、歌词和一切，我很高兴我们现在可以演唱这首歌了。

我希望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它能给你带来一线希望。

谢谢！

你躺在我怀里，充满信任 你还太年轻，不应该承受这个世界的重担。
关上门，黑暗必须等待
但我已经知道，情况不会总是这样

我依然将你拥入怀中
但整个世界都在外面等着你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谁来保护你？
当你感受到不公正和无力

但是，我的孩子，请听我说：

不是在力量中，而是在软弱中，
你才能找到这个时代的钥匙！
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不是强者，

而是那些在造物主的怀抱中安息的弱者。

虽然我已经自力更生了很久
但我觉得自己和你一样，如此无助，如此渺小
我看到了我们时代的苦难，
站在风暴之中，只是出于信任

因为不是在力量中，而是在软弱中
它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这个时代的钥匙

这个世界不是由强者改变的
而是由那些在暴风眼中站立的弱者改变的

当我们信靠造物主的臂膀时，一切强者都无法动摇

当我们信赖造物主的臂膀时

来自 Is.

来源：

Creative Commons Lizenzen
<https://www.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您可能也会感兴趣：

Kla.TV – 其他新闻 ... 自由 - 独立 - 未经审查 ...



- ➔ 媒体不应隐瞒的内容 ...
- ➔ 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未知信息 ...
- ➔ 每日新闻从 19:45 开始 www.kla.tv/zh

值得坚持！

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免费订阅每周的电子邮件新闻：www.kla.tv/abo-en

安全提示：

不幸的是，不同的声音继续受到审查和压制。只要我们不按照系统媒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进行报道，我们就必须随时准备好面临寻找借口来封锁或损害 Kla.TV 的风险

因此，请今天就与互联网无关地建立联系！

点击这里：www.kla.tv/vernetzung&lang=zh

使用权：[标准 Kla.TV 牌照](#)

Kla.TV 所有节目均由志愿者制作，且没有盈利目的。通过您传播我们的产品是我们唯一的报酬！更多信息请见 www.kla.tv/licence